

亲情暖心

母亲的耳环

◎纪文林

母亲五十岁之前没戴过耳环戒指,哪怕是银的铜的都没戴过,并不是母亲不爱美、不懂生活,而是因为她前半生就是在穷日子里度过的。那时,对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农村妇女来说,穿件好衣裳都是奢望,更别说穿金戴银了。

母亲出生在周礼之乡岐山,外公去世后,家道就开始衰落。那时,母亲和舅舅年龄尚小,已不得不下田劳作贴补家用。结婚后,母亲白天在泥里水里干不完的庄稼活,晚上回家还要织布纺线、缝衣做饭,样样活都不少干。母亲成了村干部后更忙碌了,可她带领乡亲们却越干越有劲。在村上,她靠着苦干奉献年年被评为县劳模先进。天下儿女都爱母亲,我们几个儿女在心中更敬母亲。

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,我工作后常接母亲来城里小住,一心想回报她的养育之恩。我陪母亲到处走走逛逛,带她吃美食,为她添几件换季衣服,但母亲仍保持勤劳节俭的本色,为她买的新衣裳一件件整齐地放在衣柜里,还是穿她洗得褪色的旧衣服。有一次进了商场,我故意把母亲带到金饰柜台前,让她看看戒指耳环等饰品。营业员看见我们母子俩便热情介绍,母亲认真地听完,高兴地说:“好东西,真漂亮!”但当母亲问营业员多少钱时,几百元的价格把她吓了一跳,拽着我马上要走。营业员看着我笑笑说:“老人都节俭惯了,舍不得。”我只好淡淡地附和一声:“就是。”

一次,我去拉萨办事,行程匆忙,只是离开时,才在街头为母亲花了三十几元钱买了一对银耳环。母亲接过这对银耳环,非常高兴,逢人就讲:“我的耳环是儿子买的。”看到母亲如此珍视这对耳环,我的心里也高兴极了。银耳环成了母亲生活里最贵重的东西,每过一阵子,她都要把耳环卸下来用干净棉布擦洗一遍。有一年临近春节,母亲不慎丢了一只银耳环。她从裤兜里掏出仅存的一只耳环对我说:“不知咋搞的,那一只找了半天也没找见。”我安慰她说:“算了,值不了几个钱,丢就丢了。”母亲一直因此闷闷不乐,我打算再买一对新耳环解开她心里的疙瘩。

母亲六十岁生日时,我和妻子在商场精心为母亲挑选了一对金耳环,作为她的生日礼物。那天,窗外飘着雪花,但母亲的生日宴却十分温馨。孙子们在烛光中为母亲唱起《生日歌》,我们一起祝福母亲。当母亲一口气吹灭蛋糕上的所有蜡烛时,只见一对闪闪发光的金耳环捧在母亲面前,孙女麻利地将金耳环戴在母亲的耳上,她开心地合不拢嘴,用手指指我,嗔怪着对大家说:“我文林儿大手大脚的,不知道过节过日子。”坐在旁边的大婶说:“这是儿女的孝顺,这福您要好好地享呢!”母亲终于接纳了她未曾享用过的金耳环。

没想到,一生刚强的母亲被突如其来的病魔击倒了,呼吸困难,心力衰竭。母亲躺在病床,头也不能抬起,两只耳朵都被压破了,医生建议我们摘下金耳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,可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动手时,母亲却用尽全力坚决地摇头表示不同意。母亲病逝于冰天雪地的腊月,她一直戴着那对闪亮如初的金耳环。我知道,这一对耳环,是母亲晚年幸福生活的两盏明灯!

父亲

◎何永强

听过多少歌写过多少温暖过去
笔下涂涂改改没有词能代替你
想不起最近的一次离别在哪里
身后你自言自语久久不愿离去

想起你扬手又放下的怜爱
心里全是你牵着手走过的点滴
一天天一年年岁月把我变成你
陈年旧事重提只怕时光老去

你用脊梁做成天梯让我历经风雨
你用双手化作犁耙教我耕耘天地
你用双肩顶天立地助我勇争第一
只为能让儿有一天遇见当初的你

酸甜苦辣的生活还要继续
只愿时光慢些老去
让我回报你今生今世
愿一切都还来得及

匆匆岁月把我变成了你
家国情怀里都是你
我对天对地深深祝福着你
往后余生爱不缺席



农民父亲

◎贯愚

父亲离世已三十多年,当年二十八岁的我,现在也已过了花甲之年。每当翻看父亲泛黄的《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》和《职工还乡生产证》,就想起了当年给父亲看病的那件事,它一直萦绕于心,至今难以忘怀。

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一个深秋,父亲因痲疾,平生第一次叫我陪他进城看病。秋日的早晨,天高气爽。在母亲的叮嘱下,我带着父亲出门了。现在回想,父亲坐我骑的自行车,是他平生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红旗牌的加重自行车,在那个一毛钱就能吃碗加肉的面食的年月,算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。自行车的三脚架用墨绿色塑料带缠绕,就连捎货架也用细麻绳缠了个严实。

我骑着车载着父亲,从村口的大路拐上公路。经马营镇、翻石咀头岭,过渭河上的胜利桥,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市区。街道人稠处,父亲下了车与推车的我并行。看着街面的一切,父亲就像小孩子,眼神里满是新奇。我暗暗思忖,当年,父亲从部队归来,是在城里进过工厂的,只因

响应号召,才又从城市回到了农村。他怎会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样陌生?他的举动使我心酸。

到了河滩医院,在医院门口的存车点,我花两分钱存好车子。挂号就诊,医生不住地埋怨,来晚了,父亲的左耳,由于化脓时间太长,已经没救了。听着医生的话,站在一旁的我万分自责,心似针扎般痛。可父亲却坦然一笑,起身给医生道了一声“麻烦了”,扭过头说:“娃,不就是左耳聋了,还有右耳好着哩,咱庄稼人讲究个啥哩?走,咱回。”我再也忍不住了,眼泪冲出眼眶,顺着脸颊流进嘴里,又咸又苦。

我跟在父亲身后,走出医院大门。望着父亲满头华发、日渐消瘦的背影,谁能想到他才五十多岁,谁又能想到他曾在硝烟中勇

战立功。日正当午,我拽着父亲走进了“三好食堂”,找了个空桌子,硬让他坐下,我去卖饭窗口,要了一盘八毛钱的红烧肉、三毛钱的砂锅豆腐,外加五分钱的白米饭。父亲望着服务员端上桌的三样饭菜,生气地埋怨道:“谁让你这样糟蹋钱哩?往后的日子咱还过不过?”我只有好言相劝:“爹,您别生气,这是儿子的一片心意,不吃也退不了,赶紧吃吧。”父亲叹了口气,不得不拿起了筷子。

回家路上,我们爷儿俩闷头无语。直到翻过咀头岭,父亲跳下车子,说啥也不坐车了。我们走下大坡,迎面是一片新品种的高粱。火红的穗子,籽粒饱满,骄阳下,绽放着笑脸,像迎接它的主人。父亲打开了话匣子:“你看这新品种,

一件无价之宝

◎王志斌

母亲的纺线车是我家一宝。每年回乡,我都要把挂在老宅山墙上的纺线车取下来擦拭一新,再重新挂好。在这一取一挂中,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母亲慈祥的面容,每每让我眼睛湿润。

那时候,一张木犁、一架木制纺线车,就是普通人家的俩宝。一个解决吃饭问题,一个解决穿衣问题。全家人能否吃饱,全在父亲汗水泡犁铧,而全家人能否穿戴整齐,全在母亲星光下摇动纺车。一张犁,撑起的是一个家的希望,一架纺车,则是一个家的温暖。这架纺线车,浸有母亲太多的汗水和泪水,也记着我太多的难忘时光。

年轻的母亲带着美好的梦想,踏进了一贫如洗的家。她一字不识,但她知道,不吃苦哪来甜。一架普通的纺线车就是未来生活的希望。她把纺车视为命根子,擦拭得干干净净,特别是手摇把,锃光瓦亮。白天母亲做饭洗衣打扫卫生,养鸡喂猪忙家务,吃过晚饭,母亲继续劳作,解决全家穿衣问题。那时农村普遍是油灯,黄豆大的灯光下,母亲凭经验捻捻纺线从不出错。细高粱秆搓空心捻,看都不看,三个手指夹着事先铺好的薄层棉花顺高粱秆一卷,已成成品,条条长相一样,那叫一个巧。线如银丝一根到头,粗细均匀。我太爱看母亲纺线的样子了,她右手摇把,如工程师绘图,左手扬线,似白鹤亮翅。在嗡嗡声中,锭子上的细线只管均匀地上下缠绕,一个、两个,数个比银锭还亮的“宝塔山”就卧于她的筐篮之中了。

我上学后,晚上要念书写字,家里唯一的油灯成了我们母子的中心。我趴在母亲的纺车旁看书写字,偷偷将油灯向我这边挪。母亲不停地摇着纺车,声音戛然而止,线断了,母亲本能地将灯向线锭子边挪,以便续线。纺车重新摇动,我的小手又将灯挪过来。母子的深情就在这无言的油灯挪动中流淌着。

有几次我在半夜醒来,仍看见母亲在搓捻纺线。我顶着被子,掀开粗布做的窗帘,在纸糊的窗子上,借风吹破的缝隙向外张望,屋

外一片漆黑,天上的星星也被冻得瘦小而无光。天气太冷了,我催促母亲早点休息,母亲总是疲惫地笑笑,摸着我的头,轻声说:你先睡



《火红的日子》 陈玉庆 摄

大散关

在勤苦中缝制好日子

◎苏咏梅

母亲是个手艺人。在我的家乡,她是方圆几十里有名气的裁缝。已逾花甲的母亲还未“退休”,仍在打理着她的裁缝铺。

母亲的裁缝铺在村口的那条大路边。南来北往的人总会歇见那间小房子,还有门上那红亮的“裁缝”二字。那间小房子并不是裁缝铺最初的模样,就如同母亲的容颜已经被岁月改变了。母亲最初的裁缝铺是我院里的一个小屋。它被母亲隔成了两半,一半当卧室,一半用于缝纫。一台缝纫机,一台锁边机,一块三合板,一块自制的铁熨斗,一根挂衣服的铁丝绳,很是简陋。后来,母亲找人在院子旁建了一间小屋,就是现在的裁缝铺。

母亲的裁缝铺,陪伴着母亲和我们那个朴实的小村庄,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光景,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。母亲的华发,母亲的容颜,便是对那间裁缝铺长情的告白。

上世纪70年代,母亲从甘肃嫁到陕西关中农村。她的女红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隔壁婶婶曾经对我说:你妈这双手呀,那可是太巧了……实诚的婶婶,找不出太多夸赞母亲的话,只是不停地重复着。待我长大后,终于能用自己贫乏的语言描述周围人对母亲的赞美:她将乡亲们送来的一些廉价的布料和那些破旧的衣服,施了魔法般变成大伙儿身上的俊俏新衣。在那物贾乏的岁月里,母亲的裁缝铺装扮着乡亲们

的生活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1976年的初秋,25岁的父亲因公受伤,脑疾从此纠缠了他一生。那一年,母亲22岁。在记忆中,

我是听着母亲“哒哒哒”的缝纫机声长大的。而今,每每忆起那些长夜寒风的日子,想起母亲冻裂的手指,和逐渐弯曲的腰背,心里便一阵阵发紧……那些年,乡村的夜晚很冷,停电是常有的事。每逢停电,母亲就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,踩着那台东方红牌的缝纫机,“哒哒哒,哒哒哒”……母亲的心里,似乎永远涌动着着一股劲、亮着一盏灯。缝纫的确是件“细色”活计,掐尺等寸,容不得半点马虎,还得有很高的悟性。母亲是个心性高的人,每件衣裳完工后,她总会细心打量一番,若是不合心意,即刻会返工的。追随着流行元素,母亲不断精进着她的手艺。从中山装、西服,到上世

纪90年代流行的“慧芳服”,母亲样样能拿得出手。后来,母亲又学着做裙子、做唐装……甚至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,都来找母亲做衣裳。他们都说:“这媳如心灵手巧,人厚道。”从街坊四邻到十里八乡,慕名赶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,小小的院子,好不热闹。有人来向母亲拜师学艺,可是母亲仍停不下来,她的白发也飞快地长了出来。在母亲的操劳下,我们家的日子好起来了……

我们儿女劝说母亲,歇歇吧,别再干了,可她那倔强刚强的母亲就是不听。她依然忙碌着,但我看得出来,她的内心是宽展的。她常说:“现在过的日子呀,就像做梦一样美。”母亲玩起了微信,弟弟为她取了一个长情的昵称:金剪银针,母亲自己欢喜,大家更是喜欢。

母亲和她的裁缝铺,是流年里最美的画。母亲教会我们:好日子是在勤苦中缝制的!